

背包客

■来永祥

自驾了一次318

都说此生必驾318,自己也一直心心念念想去体验一下穿越崇山峻岭的刺激。想想自己,退休已两年有余,以后的岁月,年龄不会再比现在年轻了,身体也不会比以前更好了,如此一想,出行的念头就更强烈了,于是就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约上了朋友王晓,买了一张从杭州赴成都的机票,到了成都的酒店,大堂里正在招募自驾318的队友,立马就加入了。团队介绍了一个租车公司,花了6600元租了辆车,从团队里领了对讲机和氧气罐等设备,算是完成了行前准备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对讲机里就传来了去成都天全服务区集合的指令。等其他车友到齐后,贴车标、拍集体照,一切就绪,就跟着领航车,一路向西了。

进入雅安,眼前的山水宛如一幅徐徐铺展的水墨画。远处山峦被云雾轻柔缠绕,若隐若现,近处的青衣江波光粼粼,水流潺潺,仿佛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我停下车,站在江边,深深吸了一口气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泥土和草木的芬芳,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,也是318给予我的温柔开篇。

过了二郎山隧道,画风突变,壮丽的高原风光扑面而来。折多山垭口,海拔4298米,寒风如刀割般刮过脸颊,却也吹醒了我对高原的所有幻想。站在观景台上,俯瞰蜿蜒曲折的山路,那是无数旅行者用勇气和坚持丈量出来的道路。天空湛蓝得如同宝石,云朵洁白似棉花糖,远处的雪山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,这一切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,为这壮阔的美景,也为自己的勇敢。

理塘,这座“天空之城”,充满了神秘与诗意。街头巷尾飘荡着藏传佛教的诵经声,身着传统服饰的藏民脸上洋溢着质朴笑容。我漫步在街头,品尝着当地美食,感受着独特的文化氛围,仿佛穿越时空,与这座古老城市融为一体。

巴塘到左贡段,路况变得复杂起来,山路崎岖蜿蜒,一边是陡峭悬崖,一边是高耸山峰。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辆,每一个弯道都像是一次挑战。然而,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,我领略到了318的险峻之美。沿途的风景越发原始,山谷中奔腾的江水,悬崖上顽强生长的树木,都让我对大自然的力量肃然起敬。

怒江七十二拐,无疑是318上最令人惊叹的路段之一。从高空俯瞰,那曲折的道路宛如一条巨龙盘旋在山间,气势磅礴。从海拔4600米的业拉山到2800米的嘎玛沟,落差超过1800米。行驶在这蜿蜒山路上,每一次转弯都能看到不同风景,心中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。当终于驶完这七十二拐,我回头望去,心中感慨万千,这不仅仅是一段路,更是一次对自我的超越。

然乌湖,宛如一颗遗落在人间的明珠,静谧而美丽。湖水清澈见底,倒映着周围的雪山和蓝天,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幻。我坐在湖边,静静地看着湖水,思绪也随之飘远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静止了,所有的喧嚣和纷扰都被抛在了脑后,只剩下内心的宁静和对大自然的敬畏。

波密到林芝,一路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,仿佛进入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。鲁朗林海中,云雾缭绕,树木参天,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香气。林芝,这座被誉为“西藏江南”的城市,既有高原的雄浑,又有江南的婉约,真的让人流连忘返。

经过七天的长途奔波,车队终于平安地抵达了拉萨。当布达拉宫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,我激动得热泪盈眶,多少年来,我魂牵梦萦的拉萨就近在咫尺了。这座神圣的宫殿,承载着无数人的信仰和梦想,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庄严肃穆。我走进布达拉宫,感受着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。

318国道,真是一条值得去走一次的路,它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毅力与决心,更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洗涤。沿途过来,许多山体都陆续在开挖隧道,随着国家援藏力度的加大,不久的将来,这条险峻之路、英雄之路将会大大缩短,虽然沿途风景依旧,但许多美丽的垭口我们都将不再必经。通过这次自驾,它让我明白,人生的意义,或许就在于自己不断挑战自己,勇敢地去追寻未知远方的路上。

五味子

■骆红惠

忽然怀念台风了

蝉鸣在杭城四十度高温的空气中被烤得发脆,空调外机嗡嗡作响,像困在热浪里的蝉。我刷着台风“剑鱼”实时路径的消息推送,指尖划过卫星云图上那片旋转的白,竟生出几分期盼。但愿它来,带些风雨,灭一灭这嚣张的暑气。

这期待忽然勾起一段潮湿的回忆。童年时住在小山村,房子是祖传的砖木结构两层小楼,瓦是黑的,墙是灰的,经年风雨剥蚀,显出一种沧桑的疲惫。每年八月,台风便像不速之客,接二连三地造访。每当广播里传出台风警报,整个村子便笼罩在一阵肃穆的气氛中。

母亲会提前备好蜡烛、手电筒,因台风一来,电是必断的;又买些耐放的饼干,炒些瓜子、番薯片;雨伞雨衣一一检查过,放在门后顺手的地方。最叫我难忘的是,台风来临的夜晚,全家将篾席铺在一楼客厅的泥地上,挤在一起打地铺。泥土的凉透过篾席渗上来,混着墙角青苔的湿气,与窗外呼呼的风声交织。木结构老房,那一刻显出几分摇摇欲坠的脆弱。我和兄弟躺席子中间,看着母亲用布条把窗户缝塞紧,父亲则拿着锤子,给二楼几扇朝北的窗户临时钉几根木条加固。有线广播里的台风预警一遍遍重复,那声音被风刮得忽远忽近,显得格外阴森可怕。

外面,风一阵紧似一阵,呼啸着穿过老屋的每一个缝隙。雨点砸在瓦片上,噼里啪啦,如同撒豆。雷声隆隆,电光不时划破黑暗,刹那间照亮家人紧张的面孔。我缩在薄被里,耳朵却竖着,捕捉每一丝异常的声响——椽子是否呻吟?屋梁可有异动?幼小的心中满是恐惧,唯恐这老屋承受不住狂风的撕扯,一夜之间坍塌下来。母亲一遍遍地安慰着,叫我们安心睡觉,有她和父亲守夜,一旦有异常情况会喊我们逃出去。后半夜的风最是吓人。它裹着雨,撞在水门

上,发出“咚咚”的闷响,像是有人在外面用力推搡。木窗棂被吹得“吱呀”作响,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掀飞。偶尔有瓦片被风吹落,“咣当”一声砸在院角的石板上,全家人紧张地屏住呼吸。我攥着母亲的衣角,强撑着睁大眼睛,恍惚间,耳边的风雨声变成了模糊的嗡鸣,再一睁眼,晨光已从窗缝漏进来,台风已经过去。

村里总会有几家的房屋在台风天遭殃。谁家的屋顶被掀了;谁家的猪圈屋塌了;谁家的老树倒了砸坏了屋檐;尤其是几户住茅草屋的人家损失更重。清晨风歇雨住,大人们出门查看灾情,互相帮忙修补房子,孩子们则跑来跑去捡拾被风吹落的果子。我家房子虽旧,却每次都挺住了,当然因瓦片被吹落引发多处漏雨是免不了的。现在想来,大约是祖上建造时用了上好的木头做栋梁,扎实稳固,扛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台风。而那些抗台的不眠之夜,虽然害怕,却也是记忆中家人最贴近的时刻。

如今我住在城里,高楼大厦是钢筋混凝土的剪力墙结构,据说能抗九级地震,台风更是不在话下。今年暑期四十度的高温天持续一个多月,走在街头,仿佛踩在滚烫的铁板上,热气腾腾。我站在阳台,看外面的太阳光都是发白的,远处的摩天大楼在热浪里模糊了轮廓。夏天是越来越热,台风却来得少了,即便预报有台风形成,也往往绕开杭州而行,或者减弱为热带风暴。

我转身走进空调房,莫名怀念起童年提心吊胆的台风夜。怀念烛光下父母年轻的面容,怀念篾席的清凉,甚至怀念那种混合着恐惧与期待的复杂心情。原来有些记忆,就像风一样,会在某个炎热的夏日,悄悄吹回心头,带着泥土的气息,带着家人的温度,提醒我那些曾经的岁月,从未走远。



《花》 中国美院原党委书记钱晓芳为母校70周年校庆所作

茶客说

■张水明

我与报纸的情缘

我与报纸结缘于1987年,那时我还在杭城警校念书,在学校阅览室里看到报纸副刊上的精美散文,一时手痒,写了篇依照姑姑为原型的短散文《越剧迷》,工工整整誊写好后悄悄地寄给编辑部,竟然,一个星期后发表了,在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我高兴地用5元稿费请了客。

参加工作后,因工作忙不能回家探望独居的老父亲,而上下班的厂车都要经过老家,这样,只要看见老屋的窗口开着,说明父亲生活正常,工作也就安心了,如果一天或两天关着窗,心里就会忐忑,要托人去问个究竟。有感而发写了篇《开着的窗》给报纸副刊,登出后,同事纷纷给我点赞,当年还评上工会积极分子。

1998年发生洪水灾害,报纸有个义写活动。我踊跃参加,觉得这是为灾区出一份力的机会,刚好副刊在评选“二十年来‘十大流行语’征文”,我写的一篇《联产承包》征文得以发表。发表后报上提示此文义写,稿酬捐给灾区,我心里觉得蛮有成就感的。

报上也有漫画栏目,幽默讽刺针砭世事,深受读者喜爱。我就把看到的听到的民间乱象如《八字》《下水管堵了》等记下来寄给栏目组,美编配上漫画登出来后,社会效果不错,亲朋好友纷纷向我提供素材。这样,接连登了好几篇。还有“沟通”栏目,刊登民生方面的小文,我也有幸发了好几篇。

忘不了那一年,我竟被评上了积极通讯员(作者)。满怀喜悦到报社去领奖,接待人员很热情,我好似回家一样,心里暖乎乎的。

以后,又参加了报社发起的“我的家乡有条河”征文大赛、“我的杭州我的家”外来务工人员诗歌大赛,都获了奖。特别是参与“有料天天爆”投票竟被抽中为幸运读者,获得了2012年报纸全年报卡一张,赠送给朋友阅报,被赞了一年。

三十多年相伴,从心底里说,与报纸的情缘醇厚绵长!

如烟事

■赵显一

战士第二故乡

那年夏天,我和好友焕林一起去舟山,并搭乘几个海钓朋友的游艇,上了一个小岛,几年后发现,原来这个岛,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被守岛战士称作第二个故乡,谱写的歌曲经久传唱,令人神往。

第一天,我们是在定海落脚的。吃过晚饭,我和焕林走路出去,来到海滨公园。看着退潮留下的痕迹,听着《军港之夜》的背景音乐,海风拂面,感觉无比清凉。同学建华在定海度过了20多年的军旅生涯,我来看过他几次,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

次日一早,我们上了一条游艇。游艇从沈家门码头徐徐离开,开过普陀山一个小时候左右,顿觉海面旷远辽阔,海水一下子由浑浊变得很蓝。驾驶员说,今天浪大。游艇像万顷波浪上的犁铧,被犁开的海浪,滚滚向后。我在船尾欣赏着海景,衣服被风吹得啪啪作响,同去的老王晕船,躺倒在了窄小的床上。不久,我和焕林也是重心不稳,头昏脑胀,心里生出一种恐惧感,好像游艇随时有解体的可能。去海钓的几个人则神态自若,看不出任何异样。

一个个岛屿,慢慢地被抛在身后,海岸线上的货轮,仿佛一动不动地,在我们目之能及又很遥远的地方,我们离开陆地已经很远了。海浪越发大起来,几个海钓的人在一旁合计,好像要改变线路。

游艇驾驶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长长的岛屿,码头周围有各种房屋,挤在一起,码头不远的礁石上,是一个灯塔,沉稳地立在那里。船在摇摇晃晃中靠近码头,晚上海钓大概就在这片海域了,我仿佛看到他们几个摩拳擦掌的样子,信心满满。

王老板和我们一起在岛上安排好客棧,稍事休整后,出来找了一家海鲜排挡,点好菜,向着大海,开始喝酒。海鲜是真的鲜,那种小海鲜,蛏子、斧头鱼、梭子蟹,在远离大陆的餐桌上,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
晚上,我们枕着海浪的声音入睡,在干净温馨的旅馆里,我们都睡了好觉。

第二天早上,我们去岛上走了几个地方。

我们所在的这个岛,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东极镇,与太平洋接壤,是舟山渔场的中心,面积2.95平方公里,离陆地大约49公里远。这里是我国最东部的住人岛屿,常住人口200来人。岛上,山庄、客棧、面馆和小酒吧比比皆是,沿山而建,错落有致,多是石头垒砌,有“渔夫客棧”“海客之家”,而“面朝大海”是个面馆的名字,有点意思。岛上悬崖、岩峰众多,环岛有水泥路相通,站在蓝天白云下,海水清澈,草木茂盛,太平洋的风越过东海,吹在脸上,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们参观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点后,海钓的人回来和我们会合,说昨天晚上仅上了几条带鱼而已,渔获寥寥,有点扫兴。

若干年之后,我常常在地图上看那个小小的白点,和朋友们聊起这个遥远的海岛。有一次,了解到《战士第二故乡》这首军旅歌曲就诞生在这里,我心情为之一振,小岛还大有来头啊!1963年,守岛战士张焕成创作的《以岛为家》这首诗作,被原南京军区领导沈亚威、词作家向彤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发现,修改后谱成曲子,经由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演唱,传遍大江南北。张焕成是浙江仙居人,被发现这首诗时,张焕成已经退伍回乡。

1986年年底,我去参加一个企业的迎春联欢晚会,我的表哥是团支部书记,邀请我表演节目,我演奏了一曲口琴独奏《北国之春》。晚会上,有一位年轻的员工,上台演唱了《战士第二故乡》,动听的旋律和歌词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回到家里,找来曲谱,用口琴学起了这首歌,几天时间就练得很熟悉了,一直到现在,还能一丝不差地演绎。

那年夏天,我和焕林跟随他的几个朋友闯入的这个东海小岛,它的名字叫东福岛。“云雾漫山飘,海水绕海礁,人都说咱岛儿荒,从来不长一棵树,全是那石头和茅草。有咱战士在山上,管叫那荒岛变模样,搬走那石头、修起那营房,栽上那松树、放牧着牛羊,啊祖国,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,这儿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”,这熟悉的歌声,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战士们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,改造荒岛,戍守海防,保家卫国的场景……

紫藤阁

■祝美芬

我在康定唱情歌

那是一个如此安静澄澈的高山湖泊,两旁是高山,北边山上的树林青翠,南边山上的树木呈灰色状,听说之前的一场山火将林子烧成了如今这样的光景。虽说是灰色的林子,但十分静谧,如一幅淡雅雅致的水墨画。

木格措,康定情歌风景区,湖边姑娘小伙表演的便是康定情歌。“跑马溜溜的山上/一朵溜溜的云哟/端端溜溜地照在/康定溜溜的城哟/月亮弯弯/康定溜溜的城哟……”

曾几何时,自己哼唱着这首轻快浪漫的民歌,想象着那座高山,那轮弯弯的月亮,还有那神秘的康定城,想象着“李家溜溜的大姐”和“张家溜溜的大哥”那份淳朴美好的世间情爱。

既然此刻身在康定情歌的发源地,那么在这里哼唱此曲最是匹配。此情此景,此湖此曲,融于一体,乃“天作之合”。于是,欣然拿出手机,查找出歌词,面向这个诗意纯净的木格措湖,倚靠在湖边的栏杆边,自顾自地哼唱起《康定情歌》来!一遍唱完不过瘾,再来一遍!一遍又一遍,在康定情歌风景区,在木格措,我如愿地唱起这首萦绕在人间几十年的纯挚情歌!

世间机缘巧合又有几何?抓住这天赐的时机,将心中的美好唱响,把歌声在最适合它的地方留下。留在木格措的歌声,那是我留存在这片高山圣湖边的美丽记忆!